

逍遥游

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

【王凯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逍 遥 游

——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

王 凯 著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王凯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307-04018-2

I. 道… II. 王… III. 庄子—研究 IV. 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774 号

责任编辑:王军凤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省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11千字

版次: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4018-2/B·110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庄子》是人类文化史上一部奇书。自它产生以来，有关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且现在每年还在产生大量的研究论著。《庄子》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问题。《庄子》产生于中国的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铁器的运用刚开始，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高；社会制度应是奴隶制时代，根本算不上先进的社会。然而它产生的思想却是如此之深刻，今日读来仍感新鲜，而且它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具有永恒的价值，需要人类永久性地探讨。显然，人类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不同步的，精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超越物质的生产水平，超越时代。《庄子》这部伟大的著作的出现，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庄子》探讨的是宇宙本体的问题、人性问题、人的生存与命运的问题、人与他的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哲学的经典问题，所有的哲学家都不能回避它们。关于这些问题，庄子有他独到的见解。

庄子敏锐地发现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而且是精神的

自由，只是他没有用这个词，他用的是“逍遥游”。《逍遥游》作为《庄子》的开篇，不是没有深意的，事实上，“逍遥游”既是《庄子》的逻辑起点，也是《庄子》的逻辑终点。“逍遥游”的突出特点是“上下与天地同游”。“上下”意味着超越时空的自由度；“与天地同游”说明自由的本质。所谓与“天地同”，也就是与天地一体，原来，庄子的自由从本质上来看就是自然。《庄子》中著名的“化蝶”，重要的是“不知”蝶化为庄子还是庄子化为蝶，这个“不知”，之所以不知，是因为从本质上来看，蝶与庄子本来就是一体的。

当然，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庄子是人，蝴蝶是物，人是不能化为物的，但是，在精神上，人与物未尝不可以做到合为一体，这个“合”，庄子认为是“化”，“化”是“合”的最高层次。通常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准确地讲是天人化一。中华文化是非常看重“化”这个概念的。

正因为如此，庄子讲逍遥游的几个条件——“无功”、“无名”、“无己”中，“无己”最为重要。只有无己，才能真正做到化己为物。“无功”、“无名”，不是说不要建功立业，只是不要以功名为目的，用《老子》的话来说，是“为而不恃”，既然“为”，自然有功名在，但不要在意它，而要将功与名悬置起来。“无己”当然不是说要将己毁灭，将己毁掉，生命没有了，还哪里有逍遥游？那又如何做到“无己”呢？悬置是不行的，只能是超越。超越是精神能动性的最高层次。超越在这里

说的意思是从精神上泯灭己与物的对立。己与物本是两分的或者说对立的，用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叫主客两分或主客对立，超越通过精神的能动性实现二者的化一，这种超越当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只是“至人”所为。虽然普通人成为不了至人，但至人却是普通人的理想存在。《庄子》这部书整个地讲人的理想境界，而不是现实境界。理想境界虽不是现实境界，却是现实境界追求的方向。

《庄子》哲学的关键词，在我看来，是“无己”。《庄子》用很多不同的表述方式说的其实都是这个概念。它的“去累”、“心斋”、“坐忘”、“葆光”，说到底就是要让人在精神上实现“无己”。《大宗师》中有这样一段：“仲尼（足就）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不就是“无己”吗？

“无功”、“无名”、“无己”三者，前两者是一个层次，后者为一个层次。如果说，“无功”、“无名”所体现的功利悬置是实现逍遥游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由“无己”所体现的精神超越则是实现逍遥游的充分条件。

《庄子》哲学反对主客两分，主张天人合一。它说“天与人不相胜，此之谓真人”。“天与人不相胜”就是“天人合一”。《庄子》哲学中讲的“天”与“人”不是对等的概念，天是自然，是道，是本体，人只是天的一种存在形态。天人不相胜，是人归之于天。这一点在《秋水》中谈得最为透彻。“河伯曰：‘何谓天？何谓

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既然不以人灭天，那就是让人归于天。人归于天，是不是就没有人了呢？不是。恰好相反，只有让人归之于天，才有真正的人。这种让人归于天的做法，庄子叫“反其真”、“天放”。“反其真”，就是让人回到“常性”。常性，就是真，就是自然、本然，也就是天。“天放”，含有自由的意味，回到天，那才是放，才是自由。于是，庄子将天看做最高的真，也看做最高的善和最高的美。

《庄子》的这种天人合一哲学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自然主义哲学。它虽然以自然为本，但自然的含义不等于自然界，它的哲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都是人的生存，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人本主义哲学，只是它的人之本不是以人的“文明性”（即庄子讲的“人”）为本，而是以人的自然性（即庄子讲的“天”）为本。

《庄子》哲学具有浓厚的美学色彩。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在于它谈的实现人与天合的方式是审美的。在庄子看来，人与天合，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感性意味的精神性的活动。这种活动，用庄子的话来说，是“游”，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说，就是体验。体验的方式，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感性的包括知觉、情感与想象；二是设身处地的，换句话说，体验是一种主客体置换的心理活动，即主体将自己虚拟成客体，以客体的身份去感受；三是这种心理活动含有某些

理性的成分，但不取逻辑的、分析的方式，而取形象的整体把握的方式，通常我们叫这种心理活动为“悟”。

人类把握事物的方式，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为认识的，一类为体验的。这两类方式并不截然分割，更多的是两者结合。尽管如此，也还有或以认识为体的，认识中有体验；或以体验为体的，体验中有认识。科学活动与审美活动是人类比较典型的分别以认识为体和以体验为体的活动。

我们之所以说哲学也是美学，根本就在于《庄子》的把握人生真谛的方式是以体验为体的。著名的“濠梁观鱼”故事，最为充分地反映了庄子与惠子两种把握事物的方式。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还是将这一段文字引下来吧！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这个讨论含义深刻。庄子与惠子共同要把握的事物是鱼，“儵鱼出游从容”，这一点他们没有分歧，都认识到了，问题在“鱼之乐”。庄子说他感受到了“鱼之乐”，惠子说这不可能，按惠子的理论，“鱼之乐”只能

鱼自己知道，别人无法知道。惠子在这里无异于是说，世上有两类对象，有一类对象主体是可以把握的，如“鱼出游从容”之类；另一类是主体无法把握的，如“鱼之乐”之类。那么，这两类对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仔细比较一下“鱼出游从容”与“鱼之乐”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两类不同的对象：“鱼出游从容”，是鱼的外在形象显现，“鱼之乐”是鱼内在的心理感受。能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比如认识的方式）把握这两类不同的对象呢？不能。

我们通常用的把握事物的方式是认识的方式，认识的方式可以把握鱼形象显现，进而做出鱼“出游”是否“从容”的判断。然而用认识的方式无法把握“鱼之乐”。“乐”作为美感活动，只能是个体的，不可能是普泛的。鱼乐是鱼在审美。你不是鱼，你自然不会知道鱼之乐。正如孔子说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你没有听韶乐，你就难以判断孔子听了韶乐是不是真的三月不知肉味，因为你不是孔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惠子的说法是对的。惠子的深刻在于他提出了审美的个体性。

但是，惠子不懂得人还有另一种把握事物的方式，那就是体验。认识本质上是理性的，而体验本质上来说是感性的。如果说，认识的方式要求主体将自身与对象区分开来，以便主体对对象做理性的分析的话，那么，体验则恰好要求主体将自身与对象联系起来，让自身化成对象，以便主体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去猜度、体会对象的感受。

认识的方式与体验的方式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都很普遍。一般来说，认识的把握事物主要用于科学活动，体验的把握事物主要用于审美活动。科学的认识事物，要求尽量地将主观因素排除，以取得对事物客观性的看法；审美的感受事物则要求尽量地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事物上去，其高峰体验是物我两忘，如文与可画竹时的精神状态：“其身与竹化。”

显然，惠子坚持的是认识的方式，庄子坚持的是体验的方式。一个是在谈对鱼的科学认识，一个是在谈对鱼的审美体验。故而二人谈不拢。不过，庄子并没有否定惠子的认识方式，然而惠子粗暴地否定庄子的体验方式，故而庄子据理力争，要求“循其本”，这个“本”最后落在“濠上”。庄子说他知鱼之乐，“知之濠上也”。意思是说，他是在“濠上”从“儻鱼出游从容”的形象，结合自身的经验，设身处地地猜度“鱼之乐”的。没有“濠上”的观鱼，就没有主体的心理投入，没有主体的心理投入，就没有“鱼之乐”的判断。

庄子谈“鱼之乐”，主旨还是在谈他的人与天合的哲学，但这种方式就注定了他的哲学是美学。由此我们反观庄子的本体论，发现庄子说的人与天合的方式——“物我两忘”也是美学的。“忘”说明不是物我真的融为一体了，而只是在精神上忘掉它们的区分了。这种境界，庄子也说成是“无”或“虚”。他说：“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也，未闻以无知

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人间世》）“虚室生白”的境界是极美的，但它只有在人实现物我两忘进入虚的情境后才有可能。

中国哲学谈“天人合一”，大体上都具有这种美学的色彩，只是庄子特别鲜明，特别突出。因此，从本质上看，与其说庄子的思想是哲学还不如说是美学。庄子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美学家。就美学思想来说，他与同属道家且为其思想源头的老子相比明显地具有优势。老子基本上是以哲学特有的思辨来谈他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而庄子则明显地将这种思辨化为审美。在他的作品中奇特的想象、绚丽的景物、纵恣的情感、诡异的故事，让人进入一个梦的境界，亘古未有的精神境界。表面上看，似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而其实却是人类最为深刻、最为真实的精神现象的揭示。从思想的原创、言说方式的原创来说，前无庄子，后也无庄子。

庄子是无边无际的海，变化万端，浩瀚无穷。不要说入海，只要到海边看一看，就能领略到无限风光。

庄子的伟大就在于其意蕴的无比丰富性与无限发散性，庄子虽只有一个，但对庄子的理解可以是无数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以多种维度来读庄子，任何一种读法都让人茅塞顿开，如沐春风。

王凯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作为他的导师，我只能说，在无穷的探索庄子思想的“恒河沙数”中，他的探索也只能是一粒沙。在他的这

本论著即将出版之际，回忆与王凯相处的三年日子，颇为感慨。王凯来读博士已超过而立之年，他当时在电视台工作，待遇不错，也有了一个美好的家，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来读书的。然而王凯来了，而且还是全脱产的住校生，整个学期呆在学校里啃书。王凯硕士念的是哲学，到我这里来读美学，而且是中国古典美学，难度是很大的，然而王凯将它攻下来了，而且达到了较高的学术境界。他的博士论文做庄子研究，是我建议的。众所周知，庄子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想有所拓展，有所发现，谈何容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像《庄子》这样的元典，内涵极为丰富，探索的空间无比广阔。你可以谈，我也可以谈。你谈你的庄子，我谈我的庄子，路子多得很。王凯正是这样去做的。广阔的知识面，扎实的哲学底子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于王凯写好这篇论文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成功了，论文答辩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不觉得王凯离开武大一年多了。珞珈山的樱花又开了一届。我知道王凯现在工作得很好，但还是很想念他。希望他找机会常回母校看看，我很想跟他继续聊《庄子》，聊“逍遥游”……

是为序。

陈望衡

前 言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极为灿烂的时期，道家学派独树一帜，在源远流长的华夏传统文明中占有显著位置，对铸造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子是道家的开创者，他从本体的意义上探讨了宇宙的本原，把天地万物看做是道的自然显现，开辟了以自然思维为特色的道家思想的独特道路。庄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继承了老子的根本思想，成为老子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且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

庄子思想有着鲜明独特的风格和经久不息的魅力，其风格和魅力是来自于他所表达的智慧 and 智慧的表达。庄子不仅是一个睿智超群、深闳而肆的思想家、哲学家，有着卓绝的思辨力，而且也是一位才华横溢、诙诡谲怪的文学家、美学家，充满着浪漫的气质。庄子的思想，至博、至大、至深、至约，《庄子》一书，瑰玮奇特，文采绚烂，不愧为“天下第一奇书”，晋郭象誉其文：“百家之冠。”唐代李白叹其文：“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清刘熙载言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鲁迅先生也称庄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

诸子莫能先也。”

“逍遥游”是《庄子》本文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以《逍遥游》列内七篇之首，作为全书的开篇，这并非偶然。“逍遥游”一词，超凡脱俗，飘然灵动，境界高远，最能体现庄子的思想特质和浪漫风格。“逍遥游”的本意不在于谈美学，其主旨是讲人生问题，即如何通过体道实现人的精神自由，但处处通向了美学，具有人生和审美的双重意义。庄子的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贯穿始终的概念，“逍遥游”是庄子美学思想的主线。中国古典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命题，都与“游”直接或间接相关；中国美学熏陶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到处都散发出“游”的浓厚气韵。当我们置身于中国古典美学史的浩瀚长河中，随时可感受到“游”的浪漫风采，庄子美学或者可以称之为“游”的美学。

历代学者在庄学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庄子的思想作为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中，庄子的思想更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庄子研究又有许多新的进展。尤其是当代西方美学的引进，比较美学的兴起，为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提供了全新的参照系。尽管如此，对庄子的评价仍存在一些分歧，对《庄子》本文仍有不同的“歧解”，从学术角度讲这是正常的现象。事实上，两千多年来各种“义辨”从未停止，或许这正是《庄子》的生命力所在，虽然我们与庄子相隔两千多年，

但并不存在陌生感和遥远感。庄子仍伴随在我们的身边，仍在同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亲切地交流——谈不完的庄子。

应该看到，尽管对庄子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对庄子美学的深入研究仍存在许多困难。从客观上看，个别的、专题的研究较多，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较少。其单个概念的研究虽有利于个别问题的深化，但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也容易导致对《庄子》本文的误解，甚至会偏离庄子的根本思想。要正确地评价庄子，就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庄子的基本思路，将每一个具体概念放到本文的全文中加以考察，既要清楚庄子说出了什么，又要品味庄子尚未说出的东西。作为一项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严谨的结构，否则就难以有所突破，这无疑具有相当的理论难度。笔者试图在庄子美学的研究上取得一点进展，在概念的诠释和考证的基础上，揭示“逍遥游”的内在线索及其结构。从心灵、语言、自然、人生、生态的不同维度上，深入地进行考察，我们将会发现，“逍遥游”作为精神的运动，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逻辑循环。为了拓宽研究的视野，作者有意识地把庄子的一些重要思想与西方某些学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并自觉运用当代美学的积极成果，在现代的维度上对庄子美学做出新的阐释。

本书开篇，首先分析了“逍遥游”得以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先秦“游士”是动乱社会中的一

个特殊群体，分为“游方之内”和“游方之外”两种类型。庄子与隐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保持了隐者传统的主流风范，但又与传统隐者有明显的不同。庄子、老子、列御寇等隐者，并没有真正地隐匿，也没有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以其高度的理论自觉，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清醒地思考现实人生，无情地鞭挞黑暗统治，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体现出不甘屈服的自由意志，而“逍遥游”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体现。

从文化背景上考察，庄子的“逍遥游”，根植于楚国古老巫觋文化的肥沃土壤，充满神秘缥缈和瑰丽浪漫的想象。借助神话和寓言，表达对自由境界的想象以及对如何到达自由境界的暗喻，构成了“逍遥游”的基本格调。“逍遥游”属庄子的原创，对“逍遥游”的解释，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各执一端，各有千秋。鉴于此概念的重要性，本书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逍遥游”的突出特征。

“逍遥游”是精神的自由漫游，这种自由漫游的过程呈现出某种游戏活动状态，由此，决定了庄子的“游”与西方的各种游戏说有相同之处。西方的各种游戏说大多侧重于艺术问题，而庄子的“游”侧重的是人生问题，敞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但无论是西方的“游戏”还是庄子的“游”，其核心都是强调自由，都与审美和艺术息息相通。

“逍遥游”是个体心灵的漫游，其目的是通过体道

实现心灵的彻底解放，达到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物我不分、与道合一的理想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通过一系列否定，实现对自我的超越。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种种与道相悖的现象，人们受各种欲望的驱使，迷恋感官的享受，追求名利等身外之物，这就是“物累”、“情累”、“知累”，正是这些“累”限制了人的自由。因此，进行“逍遥游”首先要“去累”，使心灵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虚无化的否定过程，它是“逍遥游”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力。庄子区分了两种“游”：一种是“有待”之游；一种是“无待”之游。“有待”之游是有条件的、有限的、相对的自由；“无待”之游是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的自由。真正的逍遥者是无所待的，正像“圣人”、“真人”、“至人”、“神人”等，他们是得道之人，能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心境自然而明亮。庄子讲的“心斋”、“坐忘”、“见独”，既是心灵净化的程序，也是体道、闻道的方法。道是无，体道的心境也必须是虚无的。心灵惟有通过对心灵自身的否定，才能以自然之心合于自然之道。心灵的虚无化过程是为了让心灵进入到“虚静”的状态，庄子的“虚静”说深刻揭示了审美主体的深层心理特征，也揭示了审美发生、审美创作和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对中国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过“心斋”、“坐忘”，个体的心灵呈现出“虚静”的状态，宁静如水，自然而明亮，神秘之美感油然而起，这是“樱宁”、“见独”之境。然而，“逍遥游”作